

慶應義塾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Keio Associated Repository of Academic resouces

| | |
|------------------|---|
| Title | 朝鮮半島の展望 |
| Sub Title | The Korean Peninsula : future in perspective |
| Author | 神谷, 不二(Kamiya, Fuji) |
| Publisher | 慶應義塾大学法学研究会 |
| Publication year | 1988 |
| Jtitle | 法學研究 : 法律・政治・社会 (Journal of law, politics, and sociology). Vol.61, No.5 (1988. 5) ,p.471(14)- 482(3) |
| Abstract | |
| Notes | 法学部政治学科開設九十周年記念論文集 |
| Genre | Journal Article |
| URL | http://koara.lib.keio.ac.jp/xoonips/modules/xoonips/detail.php?koara_id=AN00224504-19880528-0471 |

朝鲜半岛的展望

神谷 不二

1 朝鲜半岛的展望与日中的作用

序——南北对话的前景

一, 北朝鲜的情况

二, 韩国的情况

三, 中国的作用

四, 日本的作用

结束语——“交叉关系”的积累

2 如何评价北朝鲜的变化

一, 引言

二, 北朝鲜的变化

三, 两种见解

1 朝鲜半岛的展望与日中的作用

序——南北对话的前景

从1984年秋天以来, 大韩民国(韩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之间一直在举行南北对话。在展望对话的前景时, 当然会有乐观的和悲观的两种看法。但从现在看, 似乎可以带上某种乐观主义态度, 虽然值得乐观的内容极其有限。

无论是红十字会谈，经济会谈，还是即将举行的国会议员会谈，双方主张的基本点部分依然在走平行线。不过从宏观上看，由于双方的积极姿态，至少对话还在继续着，这一事实本身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次南北对话是1972年所谓“七·四联合声明”以来的第四轮，南北双方都表现出前三次未曾有过的强烈的对话愿望。

一，北朝鲜的情况

今天的北朝鲜面临的最大的政治课题，是如何圆满地实现从金日成主席到金正日书记的世袭式交班。由于过去多年的努力，其路线在内部已经确立，对外也得到了中国以及苏联的事实上的承认。

因此，世袭本身虽令人感到滑稽，但估计不会带来大的混乱。问题在于，北朝鲜过于封闭。僵硬的社会体制历经数十年后，在各个方面都，到了极限。

平壤现在需要以新浪潮代替旧制度。老的统治者近年来建造起主体思想塔，凯旋门等逸出常识的纪念碑式建筑，设法在国民中留下关于旧制度的荣耀，伟大的印象。可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只能表明一个绝对主义时代的终结，除此之外毫无意义。

平壤的新领袖十分迫切地需要显示一种迎接转折期的新姿态，朝向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柔软的不是僵硬的方向，即使不能马上转动起来，也要在不久的将来有所行动。而同南方的对话的积极化，正成为符合这一需要的手段。

第二，从经济观点看，南北对话也是今天的北朝鲜所必要的。北方对南方的经济差距相当大。谁都能一目了然，靠意识形态和劳动强化来寻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已到了饱和点。如果北方今后继续推行其自我封闭式体制，那么，也许会永远丧失赶上南方经济的机会，要使北朝鲜的经济活跃起来，使之走上发展的轨道，只能转向门户开放的新政策，引进日本，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就象1984年9月突然公布的关于同外国企业合办的“合资经营法”所表明的那样。而同南方继续保持对峙和紧张关系，是无法向西方各国开放的。

虽然有些操之过急，但中国近几年靠着经济开放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据说，最近中国就开放问题对北朝鲜作了某种暗示，平壤一定能从北京的经验中学到不

少吧。

第三，在汉城，明年将举行亚运会，1988年预定举行奥运会，现在两个朝鲜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有显著的差别。这只能说是北朝鲜长期来自以为是的姿态所致。

第四，北方从1984年1月以来，建议举行北方、美国和南方的所谓“三方会谈”。美国和韩国对此都持极为慎重的态度，最近的将来难以想象它会实现。但为了表明三方会谈建议的诚意——原来北方是提倡同美国的两方会谈的——北方也必须把南北对话作为其前奏曲。

二，韩国的情况

另一方面，韩国方面当前也有几个需要南北对话的理由。韩国现在也迎来了一个转折期，虽然程度上不及北朝鲜。

第一，在全斗焕的前四年任期中，韩国经济获得了可观的发展，确保了作为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之首的地位。但今后的国际经济环境，由于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以及同日本经济摩擦的激化，可以预料将变得更为严峻。第二，在政治方面，全斗焕政权在对美，对日，对东盟关系等外交关系上颇有得分。它还正致力于开拓同中国，苏联等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可是，全斗焕政权在国内却形象欠佳。今年二月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第一，第二在野党共获得49%的票数，而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只获得35.3%的票数，远低于这两个在野党的合计得票数。从在野党和学生运动的动向上可以看出，韩国第五共和制的政治，必须承认，并不象从外表看去那样稳定。

作为转折期的准备，为了在国民中博得新的声望，南北对话这种新的姿态是令人满意的。这就带出第三个因素，今天的韩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家性课题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为此目的也必须对北方采取更加柔软的姿态。

由上可知，南北两个朝鲜今天各自都有着需要和希望继续对话的充分理由。因此，也许对话难以马上取得具体成果，但也不会象以前那样轻易破裂。甚至还不能排除一举召开包括南北方最高首脑会谈的高级政治会谈的可能性，虽然眼下这种可能性并非很大。总之，整个朝鲜半岛现在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机。

三，中国的作用

下面来看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立场及其对半岛未来的作用。当前中国的国家目标不用说是“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对朝鲜政策上的第一考虑，因此，中国当然是希望南北朝鲜之间的会谈取得进展的。

中国在正式场合，表明了支持北朝鲜提议的三方会谈的立场。但是美国所希望的国际协议是中国也参加的四方会谈，对三方会谈面露难色，苏联在非正式场合也对朝美韩三方会谈存有疑虑。由于这种种原因，可以说当前中国比起三方会谈来，是更欢迎南北会谈取得进展的。

关于朝鲜的将来，中国所起的作用，从一个角度看似乎是在北朝鲜，美国和日本之间当某种中间调停人。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要同日美继续保持友好关系，这对现代化十分重要。看来中国似乎在向平壤作某种劝告，让它学习中国模式。

中国的另一个作用是阻止平壤过于倒向莫斯科。近来平壤同莫斯科的关系显示出迅速接近的迹象，苏联又恢复了从1974年以来一直中断的军事援助，最近向北朝鲜提供了十多架米格23型飞机。一般地说，北朝鲜今后仍将同过去一样，采取不倾向于中苏任何一方的慎重态度。但从苏联来看，它不能够无动于衷地对待无视苏联的三方会谈，四方会谈，或者可能成为这种会谈的基础的南北对话成为现实。中国对此动向十分关注，因而中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也将变得十分微妙，这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一点，中国同韩国之间以贸易，体育，学术交流为中心的非正式关系的积累，也带有重要意义。据香港政府最近发表的1984年贸易统计，中韩两国之间1984年的贸易总额为27亿港元，为前年的2，3倍。特别是韩国的对华出口增加了3，4倍。预计这种经过香港的间接贸易今后将进一步扩大。（据《新闻周刊》今年1月14号一期报道，中韩之间的年度贸易额已达到8亿美元——是27亿港元这个数目的倍两多）。

最后，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希望对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形成拥有发言权。

不考虑中国的意图和设想，而要谋求该地区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中国的立场，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四，日本的作用

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经济领域里是世界性的，政治领域里是地区性的，而在防卫和安全保障领域，则只限于自卫。这一基本姿势将来也不会有急剧变化。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立场与中国相似。这是因为两国都在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上有巨大的国家利益。因此，日本期待着南北对话的进展，与中国进行充分的意见交换，同时，如果在创造合适的环境方面能作出什么贡献的话，就准备付诸努力。

在安全保障领域，日本与美国之间于1978年议定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这之前日美防卫合作体制往往流于抽象空洞，从此以后则具体化了。它在将来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不测事态面前，将间接地起保障韩国安全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日韩两国间关系进入新的层次，即今后竞争与对立的一面增加，取代过去的援助，合作的一面。如果韩国经济陷于停止，韩国方面将会就这一点变得喉咙粗起来。

最后想谈一谈日本同北朝鲜的关系。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的核心，毋庸置疑，就是同韩国的关系。众所周知，这种关系在中曾根——全斗焕时代更加稳固了。这一基本点今后也不会变。但是，如果能为改善南北朝鲜的关系而起作用，能促进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那么日本也不拒绝扩大同北朝鲜的务实的关系。我们同平壤之间，已经有了贸易，民间渔业协定，以及所谓的“在野党外交”等关系。

今年8月，北朝鲜参加神户大学生运动会的代表团还首次从平壤乘直达飞机抵达东京。日本现在认为，东京——汉城——北京航线和北京——平壤——东京航线得到相互承认。中韩之间签署象日朝民间渔业协定那样的协议的日子已经不是梦幻了。

结束语——“交叉关系”的积累

60年代末，我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南北朝鲜的所谓“交叉承认”的构想。这

一设想过于走在时代的前面，因而当时没有得到很多的赞成。但我今天仍然认为，要在错综复杂的朝鲜半岛首先使和平与稳定扎根下来，要使南北之间的对话和交涉走上正轨，这基本上仍是最为公平，妥当的结构。

遗憾的是，半岛内外的形势今天仍未成熟到可以向这一目标迈进的程度。但可以认为，现在有着充分的余地来从各个角度促进“交叉关系”的积累。从结果上看，南北朝鲜和它周围的四个国家都不希望发生的是：因为寻求对现状的戏剧性的变更，从而导致半岛出现新的纷争和不稳定。

2 如何评价北朝鲜的变化

一，引 言

过去，各种各样的因素阻碍了日本对北朝鲜研究的正式展开。首先是情报和资料的绝对不足。这未必只有日本才如此，但不管怎么说，资料缺乏与北朝鲜严重的封闭性成为几乎是决定性的阻碍研究的因素。

其次，是因为北朝鲜激进而又彻底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意识形态与制度的不同一般不会决定性地妨碍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我国与中国，苏联交往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以前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在与北朝鲜的关系中这一原则终将也会适用。但就迄今为止的情况而言，坦率地说，即使用世界的平均值来衡量，北朝鲜的姿态也过于严谨，失之偏颇，就更不用说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了。

其结果，主动谈论北朝鲜的，或者是动辄全面歌颂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人，或者是对其彻底批判的人。分化为两极，而那些力求从平衡感觉出发，根据事实进行分析的人，也包括我们，却存在着一种希望尽量谨慎地谈及平壤的倾向。这种状况不仅对于我们，而且对于平壤来说也是不幸的。

与此相对照，在日本很突出的另一点是，评论平壤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时，“转向者”的言论颇多。我们并不想一概否定“转向”，但“转向者”过于露骨的言论似乎未必能使人十分相信。这些人的立场，说穿了，是因为不象我们那样自由。

以上各因素今后或多或少仍将是研究北朝鲜的绊脚石吧。然而，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平壤的僵硬姿态近一两年似乎也终于出现了软化的迹象。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现在就应该作出努力，探明其变化的真实情况和限度。里根·戈尔巴乔夫首脑会谈一举行（1985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一访日（1986年1月），就马上夸张地谈论苏联的“变化”，这种性急而又轻率的态度是我们不足为取的。对于北朝鲜这个非常棘手的研究对象，慎重地进行“重新观察”的尝试，而不急于作出结论，这就是我们的用意所在。

二，北朝鲜的变化

北朝鲜在金日成体制下长期以来推行的基本路线最近开始出现的变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仅涉及到南北朝鲜关系，而且广泛涉及北朝鲜的内政，外交。当然，对于这种“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如后所述，会有相互对立的见解。在各种变化之中必须首先提到的是对韩国的姿态。

1983年10月的仰光事件以后，北朝鲜至少在表面上将过去的对南方强硬路线转变为柔软路线。所谓（朝，美，韩）三方会谈建议也是其中一例，1984年1月，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一改历来的坚持朝美双边会谈的态度，向美，韩两国呼吁举行包括韩国在内的三方会谈。可是，这一建议最初是在仰光事件前后通过中国政府非正式地向美国较告的，因为有此背景，加上其后韩国怀疑自己的资格和地位是否被看作是北朝鲜和美国关系中的二等角色，韩国因而断定“这不过是意在诱使驻韩美军撤出的和平攻势”，对此加以拒绝，并强烈主张南北直接对话是三方会谈的先决条件。不过，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拒绝，只是表示“将认真注视其进展”，“将作慎重考虑”。

北朝鲜还在同一次最高人民会议上决定了向西方打开窗口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同时，显示出把过去只重视政治，军事的对外政策修改为重视经济的迹象。一般分析，这是为恢复因仰光事件而下跌的国际信誉和为打开经济危机局面而实行的转换。从三方会谈建议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同时推出这一点上也能明白，两者可谓是互为一体的。

以后，1984年9月韩国中部发生大水灾时，北朝鲜提供了救援物资，以此为

契机，南北朝鲜之间再次开始了对话。除了红十字会谈。经济会谈，1985年7月，国会议员会谈的预备会谈也起步了，到同年9月，又实现了离散家属和艺术团的互访。最近又有事实表明，全斗焕总统主张的召开南北最高首脑会谈问题，金日成主席已明确表示接受。

然而，尽管有这些会谈和接触，却几乎没有具体进展。经济，国会，体育会谈围绕着讨论内容和议题发生对立，红十字会谈也在原地踏步。

其间，金日成主席在1985年新年贺辞中去掉了历来都有的“美帝”，“南朝鲜傀儡”等过激措词，表示“如果南北对话的进行与人民的期待，祖国统一的目标并行不悖，那么它将逐渐发展为高层次会谈，甚至南北高级会谈也可能实现”，这一态度引人注目。但同时，金日成主席又再次强调了过去的立场，呼吁支援“南方的民主化斗争”，强化在日朝侨总联的活动，以及用革命思想武装全体党员和劳动群众。

第一次故乡访问团经双方妥协获得成功，但当韩国方面建议“在1986年农历正月举行第二次互访”时，北方则加以拒绝。这一态度说明了北朝鲜是如何评价第一次互访的结果的。

下面来看北朝鲜的内政方面。该国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金日成主席向金正日书记的权力世袭这一重大课题。这一交班一般认为在内部和在对中，苏等外国关系上都已得到承认，稳定化了。但是，谁都不得不承认，金正日没有金日成那种威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倘若考虑到正在变为现实的金日成之后的时代，即使认为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也不会算是猜疑过多吧。

因此，从维持和继承权力的观点出发，金父子体制有必要创造出足以使世袭正统化的冠冕堂皇的充足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壤政府现在急切需要制定新的政策。

例如，1984年9月发表的《合资经营法》受到内外的关注，其意在争取与日本，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办企业。可以认为，这是北朝鲜通过新的开放路线突破它过去封闭型路线局限性的一种尝试。

还可以认为，这是仿效几年来实行大胆的开放型经济并取得成果的中国，力求给北朝鲜“提高人民生活运动”以新的刺激的一种姿态。

在谈外交方面的变化时可以指出一点，近年来北朝鲜与对其安全保障很重要的中苏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与中国之间，1983年4月邓小平，胡耀邦两位首脑秘密访问北朝鲜之后，朝中首脑之间有着频繁的往来，而这种往来未必一定拘泥于外交形式。83年6月，金正日书记非正式地访问了中国，与中国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下一代领导人胡启立书记等中国要人举行了会谈，使1980年以来朝方一直孜孜以求的对接班人金正日的承认成为事实。其后，同年8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1984年5月胡耀邦访朝，同年8月姜成山访华，紧接着金日成主席访华，1985年5月胡耀邦又与金日成，金正日在新义州举行会谈，双方一直致力于疏通首脑之间的想法。维护密切关系。象这种朝中领导人之间的往来与苏联相比要多得多。中国积极表示对三方会谈建议的支持，这也可看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证明。

另一方面，更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平壤与莫斯科的关系近年来急剧改善。1984年5月金日成时隔24年出访苏联，东欧，那以后苏朝关系的进展非常迅速。1985年8月，苏联时隔很久后派遣阿利耶夫第一副总理为首的大型党代表团前往北朝鲜参加“纪念朝鲜解放40周年”活动，去年6月以来苏联开始向北朝鲜提供米格23飞机和新式地对空导弹，平壤默认苏联飞机飞越北朝鲜上空等，如实地说明了这一点。

外交上的变化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各国。近一两年来，北朝鲜对日本和美国也开始将接触交流的范围扩大到过去从未涉及到的部分。

在北朝鲜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驻韩美军撤出问题。过去北朝鲜一直把撤走驻韩美军作为与美对话的前提条件。但到了1984年5月，金永南外长对访问平壤的美国新闻记者明确表示，将不把撤走驻韩美军作为实现三方会谈的前提条件。

去年秋天，金日成又向访问北朝鲜的日本南海电铁经理积极建议朝日合办企业。近期北朝鲜还频繁地接受日美欧新闻界人士和学者的访问，当然访问人选是经过慎重挑选的。与此相对应，《势动新闻》主编金已男等也来了日本。此外，去年10月美国向来美参加历史学会议的三位朝鲜学者发了入境签证。同年1月日本对与仰光事件有关的北朝鲜解除了制裁，8月还允许参加神户大学生运动会的朝

鲜运动员代表团乘坐朝鲜民航客机降落成田机场。

三，两种见解

关于如何评价北朝鲜的态度变化，今天依然存在两种对立的见解。第一种认为，北朝鲜的态度变化不过是表面的乃至策略性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北方变化是一种基本的，战略性的变化。

第一种消极论或慎重论有各种根据。去年和今年北朝鲜都以美韩举行“合作精神”演习为理由中断了与南方的对话，在经济会谈和离散家属互访问题上，如前所述，北方对于其后是否持续下去所显示出的姿态，令人感到并非积极。北朝鲜一边指出南北会谈的重要性，一边又继续利用新闻媒介连日激烈抨击全斗焕，表示支持韩国的民主化斗争。最近的朝苏接近和苏联对朝军事援助的扩大，对于韩国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担心的因素吧。

此外，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立场几乎没有变化，这一事实也是慎重论的有力依据。众所周知，北朝鲜把金日成创立的所谓主体思想作为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据此，又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南北统一作为最高的国家任务。与此相呼应，对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异乎寻常的个人崇拜热，使人感到现在已达到了顶点。

北朝鲜就是这样，迄今只考虑过在金家父子的绝对主义。全体主义制度下实现统一，如今要接受把韩国作为真正对等的交涉对象的新立场，大概并非易事吧。

这一观点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对北方的南方路线发生基本的，战略性的变化的可能性寄予厚望，那是一种错误。前不久我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美国国务院东亚局朝鲜课长哈里艾特。艾逊女士在谈及朝鲜问题时也认为，北方的变化是策略性的，难以理解为有战略性质。

另一方面，第二种见解，即对北朝鲜的基本的，战略的变化持肯定和积极态度者有一个根据，如前所述，就是该国为了完成权力世袭这一困难任务，必须推出新政策。归根结底，是因为北朝鲜认识到，其经济的慢性萧条使之越来越无法动弹，与韩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以至于已到了不能再听之任之的地步。北方多年来执行的通过意识形态和劳动强化来发展经济的路线，从任何意义上说现在都已到了极限。

为了使北朝鲜经济活跃起来，进入新的发展轨道，除了转而采取前述1984年9月颁布的《合资经营法》所表明的那种门户开放的新政策，从日美等西方各国引进资本和技术之外，已无他路可走。这时，如果继续与南方对立和处于紧张状态。是无法对西方各国推行开放政策的。

在汉城，今年将举行亚运会，1988年预定举行奥运会，从这里也可看出，南北朝鲜各自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程度，现在正产生显著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是北朝鲜自为是的封闭姿态长期持续的结果，可以认为，要缩小这一差距，单靠策略性的，表面的变化是不行的，只有实行战略转变才有可能。

我们都亲眼目睹了斯大林，毛泽东等权威人物的死及他们死后神话的破灭。且不论规模大小，在金日成这一权威人物死后，很难认为同样的事不会发生。不管如何强调唯一思想体系的确立，炫耀革命传统的继承，但神话的破灭终将到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还存在着从革命的一代人向下一代换班这一不可避免的深刻问题。为此作准备，平壤需要新政策以取代旧制度。旧统治者近年里建造了主体思想塔，凯旋门等巨大的纪念碑式建筑物，试图把旧制度的伟大和荣光永远留在人民的脑海里，然而，许多历史事实证明，这也许除了表示一个绝对主义时代“结束的开始”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以上介绍了有关北朝鲜变化的积极和消极，乐观和悲观两种观点。我们还未掌握决定性的材料，以确定站在那一方立场上。因此打算把作出决定性判断的时间再往后推一推。

不过，有一点还需要补充说一下，即韩国政府方面反复主张的认为北方的转变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性的障眼法。这一论断虽有如前所述的不少根据，但我们还是不要以此作为固定观念为好，我们必须经常留有余地，以作出柔性的解释。因为北方的姿态虽说强硬，但终究将以某种形式不得不改变。

当然，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留意，不能过于乐观地看待今后的南北对话。南北间的严峻对立和长期敌视，不幸的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现在决不能说这些原因正在被有效地消除。我们在对风云变幻的南北应酬表示喜怒哀乐之前，有必要牢牢记住这一严峻的事实。

如前所述，对北朝鲜的变化的评价虽多有歧见，但在北朝鲜面临政权的世袭

交班和经济改革两大课题的情况下，应充分注意其姿态正在发生变化的事实。

关于北朝鲜的对外课题，坦率地说，在某种意义上即使认为在其外交目标上，开拓与美日的关系比促进与韩国对话和交流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也决非言过其实。因为这是北朝鲜新一代谋求新的飞跃发展的关键，而且如没有这种发展也无法期待南北对话取得有效的成果。

最后，关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立场，去年我在这个会议上已经说明，在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上寻求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一点与中国，美国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如果在期待南北对话的进展，创造与此相应的环境时日本能作出什么贡献的话，在已经作好了准备这一姿态上，日本与中，美两国也有着共同之处。

〔朱建荣译，朱实校〕

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

中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SIIS)

《亚太地区的发展和面向21世纪的日中关系》学术讨论会论文
1985年(京都)，1986年(马鞍山)